



澳口的晚上

黎 明 作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PDG

時 間：一九五三年冬。

地 點：福建沿海某澳口。

人 物：

張大媽——四十五歲，婦女小組長。

劉 仔——三十歲，張大媽的親戚。

大 勝——二十八歲，民兵隊長。

金 火——二十歲，民兵。

節 景：張大媽的家。這是一個漁民的家庭，地下堆着零亂的漁具漁網；牆上貼着生產計劃與愛國公約，並掛着一個像框。另外在像框中放着一張青年人的照片，和他的一張普選證。房左有鍋灶，灶旁有門入內室；房右有門通戶外，戶外是道路，路旁岩石邊上生長着雜草和小樹。順着道路望去，可以看見

遠處山頂上的民兵哨棚。

幕 啓：傍晚，吹着寒風，下着小雨。張大媽抗着鋤頭，拿着籬筐上。張大媽雖然頭髮半白，可是身體健壯，精神很好。

大勝挑着一担地瓜隨後跟上。大勝身穿一套藍色的新制服，腰中緊繫着一條新皮帶，顯得年青英俊。

張大媽開門，進屋點上燈，幫大勝將地瓜放好。

張大媽：（感激地）雨越下越大了。大勝，要不是你來幫忙，我的地瓜就要濕在地裏了。快把衣裳脫下來晾一晾。

大 勝：年青人身上有三把火，衣裳濕點怕什麼，一會就烘乾了。（擦汗）我說大媽，您太客氣了，早說一聲，我們民兵人多，動下手就給你收來家了。

張大媽：你們白天忙着搞生產，夜晚還要站崗放哨，已經夠辛苦的了，我那好意思再要你們來幫忙。

大 勝：自從大祥兄弟下海被敵人抓去以後，我們對您照顧是很不夠的，以後您有什麼困難，儘管和我說。

【金火上。金火服裝整齊，揹着一條子彈袋，手中提着一枝擦得很亮的步槍，帽子向後戴着，非常神氣。

金 火：（拿出一封信來）隊長！你在這裏，區上來了一封信，我管哪裏都找不到你。

大 勝：（接信）我幫張大媽收地瓜來。（向大媽）大媽，剩下的那塊地瓜，您別掛在心上，等明兒天晴，我們一早

就給您收來家。（看信）

張大媽：你們一年到頭替我操心，幫我栽，又幫我收，這怎麼能叫人過意得去，剩下那點，我自己慢慢地收吧。

金 火：大媽，您不放心是不是？別看我們民兵個個毛手毛腳的，幹起活來可是一本正經，我給您保險，要是有一點差錯損壞的，你找我。

張大媽：（笑）哈哈……

金 火：（一本正經地）幹的活不中意，打罰都由你。

張大媽：金火，親都親不夠，那裏捨得打呀！我是說你們把我的活全包了去，不用我下地勞動，那我不變成地主階級啦！

【衆笑。

張大媽：你們歇一歇，我來煮地瓜給你們吃。

金 火：大媽，我是出名的“食不飽”，您不煮上兩大鍋，可不夠我吃的。

張大媽：只要你們肯來吃，別說兩大鍋，就是十大鍋，大媽也管得起。

大 勝：（看完了信）大媽，以後我們準來吃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要上崗啦。

金 火：大媽，這可不是我不領情，隊長說話了，我們民兵訂了公約，誰要是誤了崗哨，就要受嚴格的批評。

大勝：金火，我看自從解放軍的炮艦來到這裏以後，民兵對崗哨是有些鬆勁了。

金火：誰說鬆勁了？我們負責的西山下那個澳口，防備得可嚴啦，就是本鄉的漁船，不經過檢查，也不能隨便出入。連那一帶的水鳥，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。

大勝：光說大話，爲什麼那次在你們崗哨上找不到人呢？

金火：我們誤了那麼一次崗，你算是它不了啦。

大勝：誤那一次還不嚴重啊！要是我們連崗位都守不好，怎麼算得上是“海防民兵”。

張大媽：是呀！我們這裏要是有一點鬆勁，那些天殺的強盜就會鑽進來呀！

金火：（伸出拳頭比劃着）可不是吹，我們這海防就像鐵拳頭一樣，蔣賊軍的那些蝦兵蟹將，經不起半下，就他媽的完蛋了。

【大勝乘其不備，將他的拳頭打了一下。

金火：（痛的喘了一聲，將拳頭縮了回來）偷着打算什麼好漢，不信我們來頂頂拳頭。

大勝：敵人就是要這樣偷着搞你的鬼，還能先告訴你一聲啊！不小心就要吃虧。

金火：（難爲情地）你又扯到人家的瘡疤上來了，我們不是都下了保證，再不誤崗了嗎。說老實話，我看到解放軍

把敵人打得滾的滾爬的爬的時候，我的手就癢啦，能早一天去支援解放金門台灣就好了。

張大媽：快點打吧！這些日子來，金門那些強盜縮着烏龜頭動都不敢動了。

大勝：別着急呀，大媽，還沒到時候呢。這兩天美國飛機天天在海面上飛來飛去，一定是又在耍什麼鬼花樣。

金火：叫我看蔣光頭和美國鬼子，是沒有別的符咒唸了，弄那麼幾架破飛機窮嗡嗡，不管怎樣也擋不了我們去解放台灣！

【民兵上崗的號聲響了。

大勝：吹號了，要上崗啦。

張大媽：啊呀，我差點忘了！我們婦女小組已經把你們的雨布縫好了，你們等一等，我就到小玲家去拿來。（下）

大勝：金火，你隨着大媽拿着雨布快到崗上去吧，剛才區上來指示說，近來敵機在沿海一帶活動得很厲害，我們這裏也經常發現打信號，叫我們要提高警惕，加強崗哨，尤其對澳口的管理要特別注意。我回隊部去找大家研究研究。

金火：哼，不怕死的就來吧！

【大勝、金火下。

【風雨中劉仔上。劉仔商人打扮，提着一包點心，來到張大媽們

前，鬼鬼祟祟地向四週看了看，閃入屋內。

劉 仔：阿姨！阿姨！怎麼家裏沒人啊！（將門帶上，抖擻身上的雨水，從口袋裏摸出一盒火柴來，小心地看了看）真他媽的倒霉，偏偏碰上個下雨天，（疲倦地坐下來抽煙）唉！不曉得在共產黨腳底下活動，有多麼困難，就知道催着要情況，要消息，好像我不賣力氣一樣。（得意地）到了這裏就只有一道關了，今天夜裏一定要渡過海去。

【門外有腳步聲，劉仔忙把火柴盒收起來。

【張大媽推門進來。

劉 仔：阿姨回來啦，下雨天晚上還出去忙什麼？

張大媽：劉仔，是你呀！我是去給民兵拿雨布，下這麼大的雨，你從哪裏來？

劉 仔：我到前港去訂了批海貨，順便來看看阿姨。

張大媽：做生意混的不錯吧，家裏人都好嗎？

劉 仔：我媽早就催着我來看阿姨，弄了個跑腿生意，一直抽不出空來。

張大媽：你媽還好吧？我們老姐妹有十多年沒見面了。

劉 仔：我媽很好，（拿起點心）這是我媽叫我帶給阿姨的。

張大媽：想着來看我就好了，再去花錢幹什麼。

劉 仔：我媽聽說我大祥表弟下海被抓走以後，老是想着，就怕阿姨難過。

張大媽：（傷心起來）別提了，大祥被海匪抓去有半年多了，連個音信也沒有，不知是死了還是活着。

劉 仔：要不是這裏離城太遠，交通不方便，我媽想接阿姨到我家去玩兩天，，散散心。

張大媽：家裏就我一個人脫不開身，再說我還是婦女小組長，白天還要帶領婦女站崗放哨呢。

劉 仔：噢，阿姨當上幹部啦，（刺激地）真是越老越進步啦！

張大媽：我們這裏和敵人緊對面，不上勁的幹，就要吃它們的虧。

劉 仔：（見像框中有普選證，拿起來看）這還是大祥表弟的普選證呀！

張大媽：是呀，這還是大祥在家的時候政府發給他的。

劉 仔：（眼一轉）哦！

張大媽：我就這麼一條命根子，他要是知道他媽的心，死活都該逃回來。

劉 仔：逃？阿姨，那可危險啦！其實，咱們老百姓，隨便在哪裏還不是一樣。

張大媽：劉仔，可不能這麼說。我天天提心吊胆，就怕他隨着海匪去害人，要是他敢變了心，這輩子別再想進我的門。

劉 仔：（見話不投機，改口地）大祥表弟人很老實，我看不至於吧。

張大媽：現在就盼望早一天解放台灣啦，能見他一面，我就是死了也閉眼。

劉 仔：照眼前解放軍的行動看來，解放台灣是快了。（假意同情地）阿姨，現在這年頭，一個老人家跟前沒有親人照顧，吃的燒的可真困難哪！

張大媽：政府和鄉親們對我可好了，（指地上的地瓜）這是民兵們幫我栽的地瓜，你看長的有多好，現在我有吃有燒，什麼也不困難。

劉 仔：你家不是還有一條小船嗎，壞了沒有？

張大媽：還好好的，大祥不在家沒人下海，在那裏閒着。

劉 仔：那條小船真不錯，解放前我來的時候，和我表弟搖着下過海呢。

【室外風雨大作，一陣寒風將門吹開，張大媽忙掩上。

張大媽：說起船來我差點忘了。今天小玲她爹借船去運石頭，不知放好了沒有。起風了，要是放不牢，就叫潮水冲走了。（拿起棕衣）我得去看看。

劉 仔：風大雨大路不好走，阿姨上了年紀去不方便，我替你去一趟，船放在什麼地方？

張大媽：在西山的小澳口上，那個地方生人找不到的。

劉 仔：是不是從馬祖宮的那條路上去？

張大媽：對了，馬祖宮門前兩條路，小道是通山上的，大路是到澳口的，你知道嗎？

劉 仔：知道，知道，那年我來的時候，大祥帶我到馬祖宮、到澳口那兒去玩過，現在馬祖宮的香火還是那麼旺盛嗎？

張大媽：解放了，人們心裏也亮堂了，只有傻瓜才去拜那些泥胎，馬祖宮早就變成我們漁業合作社的倉庫了。

劉 仔：那裏離澳口很近，把東西放在那裏，方便的多。
（剝探地）不過現在海邊經常發生情況，要有人看守着呀！

張大媽：山上就是民兵的崗哨，保險得很。

劉 仔：那你家的船放在澳口上也放心了。

張大媽：這兩天漁船都下海了，澳口上只有我一家的船，一下山坡就看見啦。

劉 仔：（接過棕衣來）熟地方，能找得到。

張大媽：（滿意地）要不是你來替我，我黑燈瞎火的摸到澳口上去，不曉得要栽多少斛斗。下雨天海邊路上不好走，你去也要小心走好。

劉 仔：夜路走慣了，不要緊。（走到門口，停住）阿姨，要是碰上民兵查問呢？

張大媽：（指遠處山上民兵的哨棚）民兵的崗哨在山上，下雨天不會下來的。就是碰上也不要緊，你說是我的親戚，給我去看船的。

劉 仔：那太順當了。（高興地穿起棕衣欲下）

張大媽：（忽然警惕地）劉仔，你把棕衣給我，還是我自己去吧。（拿過棕衣來）

劉 仔：阿姨，現在風大雨大，去的慢了，船就要出事情的！

張大媽：我們這裏是海防前綫，黑夜裏生人到澳口上去不方便。

劉 仔：我又不是外人，去替你看船，有什麼關係，我很快就回來。

張大媽：（將劉仔拉住）這是海防的規定，惹得別人說話就不好了。

劉 仔：（不滿地）你們這海防上事情特別多，（突然捧着肚子）啊喲！好痛呀……

張大媽：（吃驚地）劉仔，你怎麼啦？

劉 仔：犯了心口痛了，啊喲……（痛的伏在桌上）真是要命……

張大媽：（着急地）這可怎麼好呀！一定是受了涼啦！天晚了請醫生又請不到，我去買點紅糖，燒點薑湯，你先暖暖心。

劉 仔：喲……快點吧！

張大媽：我這就去，你先到裏面床上躺一躺。

【張大媽扶劉仔到室內去，出來從牆上拿下煤油瓶來，往燈裏添了點油，把油瓶掛好後下。

【劉仔等張大媽走後，從內室出來，吸着烟走動着，肚子也不痛了。

劉 仔：不給他們點厲害看看，澳口這一關就過不去，（看見牆上的煤油瓶狠毒地）非這樣不可！叫他們兩頭顧不上！

（檢查了一下身上的東西，從牆上拿下煤油瓶來，開開門向外看了看，急下）

【少頃，張大媽上。

張大媽：（向室內）劉仔，還痛嗎？你忍着點，葷湯很快就會燒好。孩子風雨天來看我，真不容易啊！

【張大媽忙着燒水。

【忽然遠處人聲嘈雜，一片救火的聲音。張大媽走到門前看了一眼，連忙回家來，担起水桶欲去救火，剛出門口。

【大勝、金火上。

張大媽：大勝，是誰家起火，救下了嗎？

大 勝：救下了。

金 火：要是抓着放火的，非剝了他的皮不可！

大 勝：你少張羅，快到崗哨上去吧。我不告訴過你嗎，馬祖

宮起火，一定有鬼……

金 火：崗哨上有人呀！我要抓住這個壞分子！

大 勝：你就知道湊熱鬧，說不定這是敵人用的鬼計！告訴你們崗哨上要多加小心。

金 火：好吧！（下）

張大媽：（擔心地）大勝，是馬祖宮起火嗎？

大 勝：幸虧我帶着巡邏的民兵及時趕到，要是晚來一步，咱們合作社的全部家產，一點也剩不下。

張大媽：天呀！全社幾十戶漁民的命根子都在那裏，下這樣大的雨怎麼會燒起火來的呢？

大 勝：好狠哪！（給大媽煤油瓶看）怕燒不光我們，還加上煤油呢！

張大媽：千刀萬剮的，怎麼下這樣的毒手，這不是要我們的命嗎！

大 勝：（憤慨地）我們要不把腳底下的壞蛋消滅乾淨，就難過太平日子。

張大媽：進家來歇歇吧！我給劉仔燒的薑湯，你也喝口暖一暖。

【張大媽、大勝進屋來。張大媽放好水桶，去拿薑湯。

張大媽：（端着薑湯，向室內喊着）劉仔！起來喝薑湯吧！

大 勝：（奇怪地）劉仔是什麼人？

【突然澳口上傳來幾聲槍響。

大勝：不好！澳口上有情況。（把煤油瓶放在桌子上，提槍急下）

張大媽：（向內室）劉仔，快起來，有情況！（見沒人答應）怎麼睡着了嗎？（進內室去看，驚慌地走出來）劉仔到哪裏去啦！

【槍聲又響了幾下，接着狗叫聲四起。

張大媽：（慌張地忙將燈捻小）準又是海匪來搗亂了。這怎麼辦呢？怎樣辦呢？（馬上鎮靜下來，把燈捻亮）我這是慌的什麼？又不是解放前國民黨在這裏的時候，一聽槍響就害怕，現在海防上有解放軍、有民兵，還怕那幾個毛賊不成，不管來多少，也能打它個稀爛。偏偏劉仔又出去啦，他能到哪兒去呢？（不安地到門口張望着）

【啞場片刻。

【金火同混身是水的劉仔上。

張大媽：金火，剛才打槍幹什麼？

金火：（指劉仔）都是他搞的鬼！

張大媽：劉仔，你到哪去來？薑湯早就燒好了。你怎麼弄的一身都是水呀？

劉仔：你去買糖的時候，我看風越颳越大，怕船出事情，就忍痛到澳口去給你看船去啦。

金火：大媽，他是幹什麼來的？

張大媽：是城裏的親戚來看我的。

金 火：走親戚，那黑夜裏跑到澳口上去搞什麼鬼？

張大媽：是給我去看船的。怎麼，出了事嗎？

劉 仔：什麼事也沒有，完全是誤會，我管怎麼說，這位同志也不信，非要來對證一下不可。

金 火：大媽，既然是你的親戚就好辦了。（對劉仔）隨我到隊部去吧。

張大媽：一點小事情，說開了就算啦，劉仔還鬧着病呢！

金 火：大媽，這哪裏是小事情，他是想偷着下海的呀！

劉 仔：我說同志，你可不能誣賴好人，要不是我去的早，船就叫潮水冲走了。

金 火：你少來耍花樣，我們明明看着你把船往外開，喊你都不肯停下，後來開了槍，你還是往外走，要不是解放軍在海口上打槍，你他媽的就溜下海去啦。

張大媽：劉仔，你給我去看船，下到海裏去幹什麼？

劉 仔：（假意委曲地哭起來）同志，你們不能冤枉好人。（對大媽）阿姨，我到澳口上的時候，船已被潮水冲下海去了，我連忙下到水裏，想把船划回來，剛好碰上退潮，又是西北風，小船被風吹的直往外走。阿姨，你想想，海裏風浪那樣大，誰能聽到岸上有人招呼。民兵們不問情由，就開起槍來，要是一下子打死有多冤枉，真是

出了好心遭了罪，反而落了一身是非。（肚子又痛起來）

哎喲！毛病又犯了，這會痛的更重啦。

張大媽：我說金火，一定是你們誤會了。你先去站崗，劉仔又鬧着病，有什麼話明天再說。

金火：大媽，你是知道的，咱們這海防上有規定，凡是不經過檢查的船，一律不能私自下海，何況他又是黑夜裏活動。

劉仔：同志，咱們都是親戚朋友，雖說公事公辦，像我這樣一個做窮生意的，弄上個罪名就要命啦。

張大媽：（和解地）事情都出在我身上，金火呀！反正事情過去了，又沒出什麼亂子，就這樣吧！

金火：那不行，這是在我崗位上發生的情況，要一同到隊部去交代清楚。

張大媽：你沒見到劉仔濕的像個水鷄一樣，明天再交代也不晚啊！

金火：我不管是水鷄水狗，我是按規定辦事！

張大媽：（急起來）我保着他還不行嗎？

金火：這個事，你自己到隊部去說吧，我可做不了主。

劉仔：我說同志，你這是何苦來呀，既然老人家保着我……
啊喲！肚子痛的厲害！……我又跑不了，你叫我歇歇，明天你樂意怎麼辦都成。

金 火：你少來這一套吧，有病還能下海去？要不是你說是大媽的親戚，我就乾脆帶你到隊部去啦。

張大媽：（激動地）好吧，我隨你去，劉仔是給我去看船的，有什麼事，也連累不着人家。

劉 仔：（乘機威脅地）當民兵是保衛海防、保護人民，像你這樣隨便冤枉好人，簡直是軍閥主義！

金 火：（生氣地）不管是什麼主義，我們民兵有責任保衛海防，就有責任查問你這樣的人，你少囉嗦，（持槍）快點跟我走！

張大媽：去弄清楚了也好，我是從來都不聽閒話的人。

劉 仔：（流氓地）我又不是謀財害命，去就去，看你能把我怎樣！（將外衣脫下）阿媽，你給我把衣服晾一晾。

【金火帶劉仔下。

張大媽：（煩惱地）一點小事情，弄的這麼驚天動地的，得罪了親戚，傷了鄰居的和氣。要是劉仔病倒了，叫我怎麼對得起他媽。（看着桌子上的煤油瓶，發現地）咦，這油瓶怎麼好像是我家的？（往牆上看了看）我的煤油瓶子哪去啦！（仔細地查看煤油瓶）真的是我家的！油瓶子上的繩子，還是我剛剛換的……大勝說瓶子是在放火的地方拾到的，（恐懼起來）用我家的煤油去放火，連我也有大罪呀！（戰慄地思索着）這是什麼人幹的！……我出